



南軒曰。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

真西山曰。天之神曰神。以造化神也。地之神曰示。以山川草木

有形可見也。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否。朱

子曰。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

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與天地不相關。便

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

傳聖賢之心。此氣便與他相通。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朝夕之莫。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建文上 高帝尊號詔曰。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

垂慶于后昆。履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誼也。

三禮述序曰。當時議禮之臣。皆能尋則夷彤。取法萃。渙條之品式。以受祠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猷。一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侵瀆。竒衰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猾夏之禍。烈於九黎。非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欲咨三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年。迂遠而濶於事情矣。



任相

隨九五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臨六五曰。智臨。大君之宜。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晉彖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困九二曰。朱紱方來。○鼎六五曰。鼎黃耳。金鉉利貞。○中孚彖曰。悅而巽。孚乃化邦也。

舜典。帝曰。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舞命高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說命。王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勝。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爾惟訓于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股肱惟人。良臣惟聖。○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古今類事 卷三十一 三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不對  
揚天子之休命。○酒誥曰。成王畏相。○洛誥曰。公稱  
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王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  
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  
毖祀。秩敘也。敘諸臣功大。首祀之。毖音秘。敬也。○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  
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相去聲。○君奭  
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  
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畢命曰。惟公懋  
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予小子垂拱仰成。  
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烝民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  
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商頌長發曰。實惟



古今類聚 卷二  
阿衡實左右商王。

曲禮曰。國君不名卿老。○夫手。建天官。先六大。一曰大宰。○緇衣。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道者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胡傳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

目。是以宰臣上兼司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冢宰正百官。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人君之職。在論相而已。○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

墨子曰。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罔網通。



荀子曰。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飭朝庭。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說林曰。用相之道。貴專乎。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專之為害不可也。然則貴參乎。曰。車無二御。舟無二師。此參之為害不可也。

說苑曰。夫明王之純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望。猶不

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守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興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伯也。豈特船乘哉。桀用于莘。紂用惡來。宋用商鞅。齊用蘓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



古今類月 卷二  
欲有功。譬其苦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亦猶困而又况乎俗主哉。○虞有宮之竒。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按徃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身或作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

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匡。麗之官。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



滑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  
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  
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  
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  
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  
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  
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公反位。齊有田單。  
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

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  
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  
士歸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  
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城陰之狗盜  
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音導引也  
之於蹇。傳音賣五羊之皮。秦繆公委之以政。審威故  
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  
臚脚於宋。而宰相中山。范睢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為  
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



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繫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

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蠱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哉。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疎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

冊府元龜曰。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彌綸機輔。宣翼統紀。燮調元化。甄叙流品。親附百姓。鎮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

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秉邦國之會要。乃譬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為憲。民瞻之斯在。自黃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逸書所紀。虞夏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史。趙良說商君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



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從音訟。操平聲。樂毅報燕王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王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

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漢朗顛上書薦黃瓊李固曰。剡舟剡楫。將以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也。

翟方進奏成帝狀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仲長統法誠篇曰。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



戾則禍亂之所起也。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真而已。

蕭望之陳災異疏曰：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明主躬萬幾，舉賢材以為心腹，與參政謀。

蔣濟論專任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杜畿曰：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

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

劉頌上言於晉武曰：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均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倍，其故何也？重臣倏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分。

史論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受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



古今類聚 卷二  
梁帝策命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

隋高祖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為功。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敷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賡。為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

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

後魏莊帝詔爾朱榮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佐。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華贊毫。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况導源積石。襲構崑山。門踵英猷。光弼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

五代趙鳳翔對唐明宗曰。宮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古今類用 卷二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

宋邵子曰。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

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伊尹行冢宰。居貴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行。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嘉靖存問太保韓文。誥曰。起文彥博於九袞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

馭將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唯仲康肇位四海。胤侯承王命徂征。○康誥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文侯之命曰。其歸視爾師。寧汝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

盧矢百。馬四疋。父往哉。

黑黍曰秬。釀以鬯。章。卣音由。又音有中尊也。諸侯受錫命。

當告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四匹曰乘。

出車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

命召虎。式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虎

拜稽首。對揚王休。

叶音朽。

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召虎召公。亦也。

○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音泰祖。太師皇

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



古今類考 卷三  
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音杭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左傳。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卻

縠將中軍。

說音悅

月令曰。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樂記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知士之高

下。為之柰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讚靈龜。卜吉。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



古今類用 卷三  
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聽於臣。若不許。臣不敢將命。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

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



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耳。臨敵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故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趙孝成王問為將。荀子對曰。夫將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見利而不見。



害。九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  
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  
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  
敗也。必在慢之。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使無壙。敬衆  
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行此六術。五權三  
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將。無壙無間隙也。與壙同。  
淮南子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  
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太傾。將不精微。  
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

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  
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  
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  
者。審其御而已。

史馮唐對漢文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詔而推轂曰。  
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  
於外。歸而奏之。

晁錯疏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器械不利。以其卒子  
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  
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司馬相如諭蜀檄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  
弓而馳。荷兵而走。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生惡死。非編列之氓  
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  
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遺顯號於  
后世。傳土地於子孫。聲施無窮。功烈不滅。是以賢人

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漢何武薦辛慶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  
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

蜀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  
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

馮統言晉太祖過寵鍾會。曰。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  
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漢高八王。以寵過  
夷滅。光武諸將。由損益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  
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統音沈



宋張暢傳論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為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為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服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惟震。非張暢正言。則彭忭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堞假命。危城載安。

乎。仁者之有勇。非為臆說。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時世祖鎮彭城。江夏王義

恭總統諸軍出鎮彭泗。張暢為安北長史。衆議棄歸。獨抗言。城守虜至。遣使致意。安北欲與相見。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虜左右人並相視嘆息。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虜左右人並于社受服。天子祭而賜之。服也。音服。左傳。天子使石尚來歸。服。懼也。

建平王宏謹言曰。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貌踈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撫養士卒。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



陷堅折衝于外。所以張券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券

弩也。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虛券。猶可畏也。音倦。吳起為卒吮癰。

隋賀若弼傳論曰。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

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

也。

煬帝記詔曰。嚮熊女師。無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女師黃帝時。

李德林諫隋文不可易將。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

毅所以辭燕馬服。所以敗趙。

唐李衛公對太宗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

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

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

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

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

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太宗曰。光武中興。

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

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



古今類聚 卷二  
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  
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聖人制遣  
將之儀。致齋於廟者。所以倣威于神也。授斧鉞。又推  
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  
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  
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倣以權重矣。何異致齋推轂耶。  
魏元忠言命將之要曰。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  
延。群臣舐望。舐與快同

陸贄奏議曰。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斧鉞

鋒鏑。及於原野。  
而決意于九重之  
中。機合。或于斯  
頃。而定計于千  
里之外。

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  
以兩從。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容息。况  
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  
無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矣。

封敖作慰邊將傷夷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

宋曹彥約對真宗曰。古之行師。求一賢者而盡付之  
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則不然。  
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  
以維繫之。致使識事者不敢任。而畏事者常至。卒有



孫者曰天養驥  
驥者聖其易極  
際其羈係居之  
新用浴之清泉而  
後秀之千里彼驥  
驥者其志常在  
千里也夫豈以一飽  
而廢其志哉至若  
果鷹則不然猶一  
雞飼以一雀猶一  
兔飼以一鼠彼知  
不盡力于解搏則  
其捨無不得食  
故然後為我用才  
大者驥驥也必先  
嘗之是若驥驥  
者飢之而養其千  
里不可得也才少者  
養鷹者飽之而  
求其擊搏亦不  
可得也  
孫東坡曰御將之  
術用之以其利如  
握之以其利如  
良匠之用其器與  
獸攻竭皆得自效  
于前而不敢肆其  
毒何者授之以  
其利畏也

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

錢若水對真宗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位不高則衆心不肅。任不易則邊事盡知。

楊龜山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或問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主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

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真西山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諫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陳潛室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  
所以失。乃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  
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  
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何也。蕭何張良。有卓  
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  
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  
用其入也。三子之智謀略同。故盛楚之效同。說謂關  
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出入皆指蜀言  
史論曰。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

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事。顧  
其大節何如耳。

遼耶律昭傳曰。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  
人以就勲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  
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

劉炳上宣宗疏曰。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  
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  
也。

金陳規上宣宗疏曰。大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



天下有不戰之臣  
有身戰之臣此二者  
功固為矣矣其多似  
而實不伴也不忘戰  
之臣恒恐天下之無  
而已無全業必戰之  
臣惟恐天下之無  
而已不有功不戰之  
臣恒恐天下之無  
之臣恒恐天下之無  
武勇伴之詐不用子  
屢敗退避之時不用  
于劫掠更制之日用  
軍火牛之術不用子  
系教者間之日用  
于防劫代將之後夫  
計一也月之于味亦者  
則方能用之于名  
我者則不足

何景明曰夫所責  
於驍驍者必至  
也然繫其足則  
驍馬先之矣所  
勇於育育者必  
約也然傳其手則  
女子勝之矣夫任  
將用兵之所為者  
在事必成而執力  
必行也為中制以  
擊之立外監以地  
境之是執其驍驍  
之足而傳其育育  
之手也故執其驍驍  
之足者不可望其  
必至傳其育育之手  
者不可望其必敵

安危者也。舉萬眾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  
死。其任顧不重與。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  
交侵。援卒為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  
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相高。遇  
敵則首尾退縮。

金伯嘉劾阿里不遜曰。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  
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陳建論 高皇得水軍將俞廷玉等曰。諸將得一二

人馬。已足以輔翼聖君。而戡定禍亂。而况若此濟濟  
其盛耶。師未渡江。而統一規模。已具矣。○ 高皇諭  
李善長等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  
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  
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  
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高皇諭  
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  
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  
相遇。非偶然哉。○ 高帝與劉基論用兵曰。克敵在



用將而盛制之者  
不可責其成功。夫  
多指此視多言亂  
聽于夫卒無不  
破者也。千夫牧羊  
無不擾者也。故曰  
一師眾則眾志定  
以眾制一則君疑  
生。是故千夫卒  
孰不如一人負而  
趨也。千夫牧羊不  
如一人驅而走也。  
李光弼之代子儀也  
張用緒斬于轉門  
狄青之逐虜也陳  
曙戮于戲下。是以  
往後唐教之卒  
退方張之虜

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

董越論西北備邊事宜曰。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

倪岳疏曰。一劔之賜肅然秋霜。一袞之賜熙然春暘。李東陽曰。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劔江南副將失色。董越曰。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踈於控制。

不隱於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至於所擇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機。又在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

親賢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爻曰。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帝妹下嫁。猶以帝下賢也。○大畜彖曰。不家食吉。養賢

也。○頤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四爻曰。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下賢心專。○豐爻曰。來



章有慶譽。○中孚爻曰。有孚攣如。○九二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好爵。懿德也。靡。係也。

禹謨曰。野無遺賢。○庶明勵翼。言群哲勉輔也。○日宣三德。

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日嚴祗敬六德。亮明采事有邦。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也。相法也。○帝

曰。臣哉鄰哉。臣作朕股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繪音會。宗彞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汝聽。○仲虺誥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說命曰。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武成曰。建官惟賢。位

事惟能。○旅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周官曰。推

賢讓能。庶官乃和。○君牙王曰。今命汝予翼。作股肱

心膂。○罔命。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黷號施令。罔有不咸。



杖柱曰。有杖之柱。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南山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萬壽無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萬壽無疆。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德音不已。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德音是茂。樂只君子。遐不黃耇。保艾爾後。○白駒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隰桑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卷阿曰。洋洋乎。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豈弟君子。百神爾主矣。有馮音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四方為則。顛顛印印。尊嚴貌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四方為綱。憑翼孝德皆賢臣也鳳凰于飛。翯翯其羽。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民勞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文王世子曰。允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禮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

愛之。○坊記曰。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表記曰。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緇衣曰。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左傳。秦伯卒。以子車氏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賢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子之法制。告之訓典。委之常秩。道之以禮。使無失其上。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馬以死。是以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楚子聲曰。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士競于教。君明臣忠。上讓下兢。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家語子謂宓不齊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

也。對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周禮曰。三年之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賓之。

或問荀子曰。仲尼之門。羞稱乎五伯者何也。曰。彼誠可羞稱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若是。是其險汗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荀子曰。五伯者。不與仲尼之門。同也。仲尼之門。以禮賓之。而五伯者。以兵服之。故仲尼之門。不與五伯者。同也。仲尼之門。以禮賓之。而五伯者。以兵服之。故仲尼之門。不與五伯者。同也。



古今類用  
若是不亡乃伯何也。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怨。出忘其讐。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伯也宜哉。倏音揜安也。恬也。

管子曰。事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

呂覽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寧言一定必危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古今類用 卷三  
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深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魯齊民。不待知

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弗聽。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恃。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有中射為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射。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也。開通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王則悖。悖則無君子矣。○諄悖通。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

日以相驕。矣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狼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綖。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綖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綖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

邪。攝持也。瘁。攝言雖處卑不以僕僕勞瘁之狀。自持。狼乎之。狼音浪。與波通。維如浪之來動。實自前非。

虛也。史記。傳浪沙。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

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趙良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鈎。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之臣。其



朝謂曰上君之所  
與居皆其所長  
也中君之所與居  
皆其所愛也下君  
之所與居皆其所  
侮也

名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也。今王將  
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才至矣。北面等禮，  
不棄之以勢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遂廵以求  
臣，即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  
路。於是燕王置郭隗為上客。

韓詩外傳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  
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  
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  
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

矣。

說苑曰：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  
石而登壇，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  
舉太公，不以日夕。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  
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孔子曰：夫子矢和調而  
後求其中焉。馬慙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不忠信，  
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  
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先音選○楚莊王  
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古今類聚 卷三  
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

秦記曰。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常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史李斯諫逐客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李斯對二世曰。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

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

武帝元朔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

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

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

進民心。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

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

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

賢受上賞。蔽賢蒙戮。古之道也。旅衆也。

漢李固上和帝疏曰。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





原件短缺

P62-P64



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奉使懼然，遂為寢兵。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斯善積賢之行也。

王符真實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夫十步之間，必有豐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翎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

大學士徐溥疏曰：人君之心不可有繫，繫于此則必繫于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

楊慎璫語。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刻  
錄  
古  
今  
類  
用  
卷  
二  
終





